

# 民廿五級在臺同學郊遊記

記者

— 18 —

今年（六十五）是交大成立八十年週年，也是民廿五級畢業四十年紀念，在臺的廿五級同學爲了籌備慶祝，早在幾個月前就曾聚會一次，討論慶祝的方式。地點是在大陸餐廳，並由殷之浩同學作東道主，討論結果，公推殷之浩、徐永瀛、程欲明、黃宗裳幾位同學負責籌備，但不久徐永瀛夫婦赴美探親，殷之浩也因事出國，籌備的責任便落在程、黃二位的肩上，他們又邀約了張學鼎、孫衛，商量的結果決定於十一月十四日星期日舉行郊遊，晚上在臺北聚餐，並收集每位同學及其家屬的近照，印一本只有照片，不用文字的照相冊以留紀念。郊遊的路線是由臺北出發先至石門水庫，在石門水庫午餐後經慈湖、大溪去角板山，然後回臺北，晚上找一個上海館子聚餐，也同時追憶一番四十年前上海徐家匯那幾個小飯館的風味。在畢業四十年後的今日，民廿五級的同學中，也有些值得慶祝甚至感到驕傲的事：

第一，在二十三位的同學中，竟然有三顆耀

耀的將星，他們是退役的空軍少將程嘉臣、華文廣和余秉樞，他們在抗戰期間及來臺後都曾爲建設中國空軍而出過力量。

第二，今年在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有好幾位交大人，而其中有二位是民廿五級的，他們是王兆振及葉玄，葉玄現在仍在海外，王兆振則早已舉家由美國搬回臺灣，爲國家效力，這說明民廿五級的同學學術氣味也頗濃厚。

第三是在臺灣十大建設中也有幾位民廿五級的同學參加了重要的任務。其中，劉曾適擔任大鋼廠的副總經理，一直擔當籌建大鋼廠的重任；彭宗灝是大造船廠的副總經理，大造船廠是十大建設中最先完成的，而且也是全世界最近代化的少有的幾個造船廠之一，現在已開始造船的業務，彭宗灝由籌備到船廠落成，都贊襄其事，厥功甚偉。南北高速公路工程艱鉅的圓山大橋也是由殷之浩所經營的大陸工程公司所承建的。而在石油工業下游計劃中殷之浩也創建了一個大的

石油化學工廠，程欲明、黃宗裳也都贊予其事。

此外，像王樹德現在總攬全國海關關務，雖然，有些進出口業的工商界人士不一定很喜歡他，因爲他鐵面無私，過關徵稅。但他對保護政府的稅源却有一番很大的供獻。而林厥達則是臺灣造紙業的前驅。現在分佈省內及東南亞的許多造紙工程師大都出自臺灣紙業公司的羅東紙廠，而他便是羅東紙廠的老廠長。這些年來，臺灣造紙工業的蓬勃，以及東南亞華僑紙廠的興起，都有賴他在羅東紙廠早期所培養出來的工程人才。林厥達真是一個默默耕耘，不計浮名的人。

民廿五級在臺不多的同學中能產生了這些爲國家建設作中堅份子的人，已很值得慶祝一番。而其他的在臺同學也都個個像前面所提幾位同學一樣，各展所長，各盡本份，分別在公私營的學術、工業、建築、交通、銀行、貿易界服務，有耐性的，很平和的默默耐耘，不計名位，而且教養子女，都各有成就。

今年，母校籌建學人村，同學會發起募捐，海內外廿五級同學自己掏腰包捐了新臺幣四十萬元單獨建築一幢宿舍。愛護母校，又是第一。

十一月十四日那天錢樹聲夫婦、余秉樞父子，都

耑程從南部趕來參加，在美的盧壽銘也正好因接洽業務來到臺北，特爲此多滯留幾日。而在印尼的張家樑特兩次來越洋電話望希也能參加，只可惜趕辦手續不及，只好作罷。在臺北參加郊遊的同學有張學鼎和周微紋夫婦（他們是由同窗而結同心）、徐永瀛夫婦、程欲明夫婦、程嘉臣夫婦、華文廣夫婦、彭宗灝夫婦、史祖恩夫婦、王樹德、林厥達、周光中、殷之浩、康士培、黃宗裳、蔣共和，而孫衛則帶了他的大女兒、女婿及二個小外孫女參加，一共男女老幼三十人，早晨八時半專雇一輛遊覽車在臺北火車站前出發。總提調公推黃宗裳擔任。

很可惜，十四日因爲寒流來襲，天氣陰雨，可是大家的興緻，並未稍減，各人都帶了雨具寒衣，準備冒風雨遊石門水庫，十點多到了石門水庫，先去芝蔴城，這是一個很像樣的風景區觀光旅社，外觀都是白色，有十幾層樓高，司閘穿着阿刺伯人衣服，但是衣料太薄也不够長大，行動又太輕忽，一點阿刺伯的氣概都沒有，記者恐怕經營芝蔴城的老闆只看童話，不諳時事，今日的阿刺伯國家已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工業國家的高級大員都要仰阿刺伯人的鼻息，要請

一個阿刺伯人來作司閩，恐怕全世界最豪華的旅館都無此力量，也無此膽量，因為這樣作，不但要付出比石油價格還要高的高薪，也會把今日最肯花錢的遊客得罪了。話雖如此，這家旅館裡內部的佈置，倒是蠻有點洋味兒的，這頗能配合到過外國，不會到過外國，或是外國來的遊客的口味，大家經過長途旅行，便一擁先尋到咖啡間要杯熱咖啡，又先到咖啡間前平臺上照了些照片，那裡遙對青山綿亙，景色不錯，空氣更是清新。

喝完咖啡已是十一時正，遊覽車下坡開到芝蔴城的腳下，從這裡可以看到芝蔴城的整個建築，很够氣派，建築前有亭臺樹木的佈置，並有游泳池，有青年人冒着初寒在池裡游泳，但因有鐵絲籬笆相隔，我們從山坡上却被隔在籬笆外，但大家仍再照了些照片。

下面一段是王樹德再三叮囑一定要記載的：在照相的時候張學鼎忽忽的從車上拿了電影照相機來要替大家照一段電影，他彎着腰，鏡頭對準大家，從左到右，再從右到左，照了好一會，才忽然想起，沒有裝膠卷，於是讓大家不要走散，自己去車上拿膠卷，大

桌子來，我們的位置最佳，菜肴也最豐盛，老板說是特別優待，這決非虛語。

飽餐以後，再在雲霄飯店前留影紀念，然後三三五五，循山坡到水邊。這幾年，石門水庫的建設愈趨完美，環境也保持得相當清潔，尤其在濛濛細雨之中，湖光山色，更是賞心悅目，大家本計劃坐船到後湖阿姆坪上岸，再坐車繼續遊程，怎奈天氣越來越冷，寒風侵肌，有幾位大嫂體貼自己丈夫，深恐先生受不了水上的寒氣，而遊客也太多，根本租不到船隻，只好在湖濱徘徊一會，遊覽車直駛角板山，中途經過大溪鎮和慈湖，因為路程有一個半小時，大部份人都在車上小睡一下，也無心再欣賞沿途的景色，只有蔣共和因為熟悉角板山的地形和歷史，在車上大談角板山的掌故。

誰知車子將近山頂，在三民及圓山二站之間，因為山路崎嶇，路面狹仄，路上來往的大車、小車、摩達車又多，互相擠軋住了，動彈不得。前進既不可，後退又不能。幸虧從天而降，來了幾位熱心的義務交通指揮，挪前移後，騰空讓位，等了好久，我們的遊覽車才能繼續前進，而且和等在對面的大車幾乎是擦

家只好再裝好姿勢，再行表演一番，但大家都很欣賞張學鼎的誠懇，因為有人說，假如換了別人，就不肯說出沒有裝膠卷，成為笑柄給人取笑了，而下坡來原也是張學鼎提議的，可能他特為要大家欣賞這家旅館建築的壯觀，留下一個好的印象，是因為他任職交通部四十年，站在交通部的立場，隨時不忘要提倡發展觀光事業吧。

離開芝蔴城，遊覽車直駛石門水庫的大壩，雖然喝了咖啡，大家仍感饑寒交迫，下了車便直奔雲霄飯店，黃宗裳已事先訂好了雲霄飯店三桌便餐，可是由停車處到雲霄飯店，仍要上坡或順石級而登，却也相當吃力。我們所訂的三桌，放在走廊裡沿着欄干，可以俯瞰遠山近水，湖光山色。但亦有冷風拂面，寒氣襲人之感，雖說是便餐，價錢也很公道，却仍有十大盆菜，包括清蒸鱸魚、紅燒大魚頭、香酥鴨及點心等，想當年在徐家滙，雖有好多位都能橫掃千軍，涓滴不遺，但這已是四十年前的事，時至今日，大家雖然努力加餐，最後仍只能做到君子留有餘了。

雲霄飯店的生意好得很，裡面餐廳裡都是個個圓桌擠得滿滿的，甚至後面靠山坡的走廊裡也臨時擺起

腹而過，來了幾個驚險鏡頭，也好像是特意安排給司機先生一顯駕駛身手的機會，在等待疏導的時候正好圓山站邊有個小店，殷之浩下車買了大堆花生米和花生糖替大家壓壓驚，這也是在這荒山僻野所能買到的

最好的零食，爲了買零食，殷之浩幾乎趕不上車。可是遊覽車順着山路轉彎的時候，車後身又碰上了停在斜坡邊一輛計程車前面的擋泥板，惹得那位計程車司機先生怒火上升，後來還是總幹事黃宗裳破財，下車交涉，補貼了新臺幣二百元息怒費了事。等到達角板山頂，已經較原估計到達的時間晚了四十分鐘之久。

角板山頂有一座故總統 蔣公的賓館，現在已經開放，大家進去瞻仰一番，賓館內部的陳設只如一般中人之資家庭一樣，甚是簡樸，而管理賓館的只是一個初中小姑娘，但她很老練的指揮晉謁的人向 蔣總統半身塑像行禮和參觀的方向，角板山高出海拔很多，究有多少要查一查地理書才知道，山下隔一條河那邊就是山地鄉，有長橋可通，山頂樹木扶疏，風景優美，只是時間已晚，大家更無心遊覽，同時山上遊客稀疏，頗有寂寞之感，有些人買了點山野所產多菰、金針菜之類便下山了。

回到臺北，已經六點多鐘，遊覽車便直接將大家送到紫雲園，遊覽車的導遊小姐，長髮以髻，戴着金絲眼鏡，正面看起來，却有點書卷氣，臨別除祝福大家旅程愉快以外，更希望再有為大家服務的機會，最後下車的幾位同學解嘲的說，下次請她服務恐怕又要再過四十年，這位小姐說，沒有關係，到時候，我仍願扶持各位下車，可是想一想，到那時候，這位小姐也已是我們現在的年齡了，假如我們真仍能如此聚會，真的都是老仙翁了。

史祖恩夫婦因為有重要的應酬先走了，黃宗裳忽忽的去吃了一杯喜酒又回來，年青的一代都沒有參加，另外却多了蔣共和學嫂和錢琨，筵開二席，孫衛因為是老公賣局，帶了幾瓶較陳年的陳年紹興酒，觥籌交錯，談笑風生之餘，不免也想起了當年南復園，武昌的蝦仁炒蛋澆紅燒肉汁、紅燒肉和適中樓的辣子肥魚、菠菜炒肉絲。今日席上的山珍海味，終仍比不上當年徐家滙兩毫洋的飯票。

酒闌人散，外面仍是寒風細雨，夜色中，透過閃閃的雨絲，彷彿又看到四十年前前交大生活的片斷。三十七週年校慶的擴大慶祝，校園裡臨時裝設的小火車

，工程館裡的機電展覽，以及曉園宿舍門前擺設的蝴蝶女士的柔婉的歌聲；幾次交大對抗暨南的足球比賽；國立音專學生在文治堂的動人演奏晚會；班禪喇嘛坐着他舖了黃緞座椅的汽車和無線電發明家馬可尼帶了他美麗動人的夫人來校參觀；聯華電影公司男女明星在體操場上拍攝電影；畢業那年全國旅行在濟南、唐山、北平所目睹外侮日亟的景象，和新生活運動發源地南昌的建設；從學校出發和上海其他學校學生通宵步行到上海市政府請願抗日，使李震聲成爲一時的風雲人物，這些鱗爪，彷彿就都在目前。

離開校門，四十年來，每個同學都身歷過幾許辛酸，也享受過多少歡笑，漸漸的習慣了用隱忍面臨挫折，用努力克服困難，畢業時同屆同學近二百人，其中除少數在抗戰前後，英年凋謝的以外，能來到臺灣及羈留海外的大概不足三十人，其餘的都仍留在大陸，音訊既無，生死不明，而我們這在臺灣的二十餘人，眼看着子女都已成年，他們有機會享受比自己更好的教育，辛酸挫折也早成過去，老同學能歡敘一堂，真是其樂無窮了。

## 懷念丙寅級機械系三位師長

沈兆龍

——兼為則輝學長珍藏全體級友畢業照片補遺——

拜讀友聲第二五七期徐承熙學長大作『畢業五十年後之歡聚』一文，並附有黃則輝學長珍藏之全體級友畢業照片一幀，徐學長文字筆生動，描寫情景，引人入勝，看到凌前校長竹公近影，精神矍鑠，更爲興奮。該項全體級友畢業照片，誠是海內孤本，彌足珍貴，但因相隔日久，仍有少數師長級友，未能辨識，誠屬遺憾！筆者按名索照，看到機械系校友仇儉、楊仁傑兩位先生，依稀尚能認出另外在級友照片中第五排第四名原文中未能辨識，但筆者已認出係機械系級友侯景華先生，特爲補遺。經此指出，在臺之吳慶源先生，亦可能憶及此一同班同系級友。侯、仇、楊三位先生中，仇先生未曾直接授課，但工廠實習指導，一如師表，是以筆者對三位先生均以師長敬重，茲將三位先生與筆者之師生關係，特借本刊一角追敘，以表懷念之意！

一、侯景華（湘石）先生，係江蘇省東臺縣南安豐鎮人，爲筆者之長親。自母校畢業後，曾奉部令分

發北方某鐵路工作，但因寡母在堂（先生幼年喪父全仗太夫人撫養成成人）未便遠離，遂未到差，然爲桑梓建設事業服務熱忱，毫未減退，乃投考江蘇省政府舉辦之縣級建設首長考試，經錄取後先後任江蘇北部之興化沭陽贛榆三縣建設局長多年，在職時辛勤努力，頗多建樹。民國二十年後改就教職，先在省立淮安中學講授數理，後應其母校——省立揚州中學，校長周厚樞先生之邀，回揚中擔任物理教席頗具聲名，今日在臺灣及海外之母校民廿八級以次之校友而出身揚中者，均曾受先生春風化雨之薰陶。筆者在揚中求學時，先生曾教過大代數、普通物理及高等物理三科，受益甚多，現時在臺之下元禮（臺鐵）陸君賢（臺泥）二兄，即係與筆者同時受先生教誨之弟子。抗戰勝利，先生任首都服務，筆者則來美工廠實習，無緣拜謁，直到卅八年一月底，筆者由美返國途經首都，曾拜謁先生於其服務之首都自來水廠，其時大陸情況極爲惡劣，先生以家累無法來臺，只有留在大陸，次年大